

浩然齋雅談

浩

然

森

雅

斌

浩然齋雅談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卷上

六十七條

卷中

一百四條

卷下

二十六條

臣等謹案浩然齋雅談宋周密撰密所著書凡數種其癸辛雜識新識後識續識齊東野語皆記宋

末之事雲煙過眼錄皆記書畫古器今並有刊版
其澄懷錄續錄則採輯清談志雅堂雜鈔則博徵
瑣事今惟鈔本僅存千頃堂書目載密所著尙有
浩然齋視聽鈔浩然齋意鈔及此書而皆無卷數
藏弄之家亦並無傳本惟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
其書體類說部而所載實皆詩文評今搜輯排纂
以攷證經史評論文章者爲上卷以詩話爲中卷
以詞話爲下卷各以類從尙裒然成帙密本南宋
遺老多識舊人舊事故其所記佚篇賸闕什九爲

他書所不載朱彝尊編詞綜厲鶚編宋詩紀事又
與符曾等七人編南宋雜事詩皆博採羣書號爲
繁富而是書所載故實亦皆未嘗引據則希覲可
知矣其中攷證經義如解詩巧笑倩兮疑口輔當
爲笑靨而不知類篇面部已有此文解易井谷射
鮒以鮒爲鯽不知說文鯽字本訓烏鰂後世乃借
以名鮒羅願爾雅翼辨之已明如斯之類于訓詁
皆未免稍疎然密本詞人攷證乃其旁涉不足爲
譏若其品騭詩詞則固具有深識非如阮閱諸人

漫然蒐輯不擇精舛者也宋人詩話傳者如林大
抵陳陳相因輾轉援引是書頗具鑒裁而沈晦有
年佚而復出足以新藝苑之耳目是固宜亟廣其
傳者矣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庶吉士臣王汝嘉

浩然齋雅談卷上

宋

周

密

撰

井九二谷射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蟄或以爲蛙或以爲
蝸攷之韻書鮒扶句切鱖魚也然鱖鯽鮓三字並同子
亦切注云鮒也蓋今鯽魚耳莊子涸鮒注亦以爲鯽魚
然今世有魚如鱮四鬣巨口善食水蟲故人家井內多
畜之俗呼爲鯽得非井卦所指者乎

詩先集維霰補注云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
米然稷雪米雪字甚奇

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注曰好口輔也大招述婦人之
美亦有靨輔奇牙之語可謂善于形容後人雖極言女
色之美無所不至乃獨不及于口輔何耶輔豈俗所謂
笑靨者乎

蹇修以爲理朱元晦云謂爲媒者以通詞理也下文理
弱而媒拙則云恐道理弱似與前說異按九章令薜荔
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
濡足亦以媒理對言左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注行理
行使也復奚疑

眞文忠初字景元樓攻媿語以明元無義遂易爲希元
然俞清老嘗名軒曰景陶山谷曰景陶名未佳詩云景
行景明也魏晉閒人所謂景莊景儉等自有一人誤用
遂以相承謬耳按詩景行注云景明也其義以明行行
止謂有明行則行之初無企慕之義然孝經序亦用景
行先哲而近世洪文敏兄弟皆以景爲字何耶顧第弗
深攷耳

前輩闢浮圖修崇之說甚衆獨南豐之說最爲簡明彌
陀閣記有云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

而因緣作至于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
三年地獄劫化之辯亦隨而進又荅黃漢傑書云民之
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于異端何暇及哉後
之儒者無以導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將
舍浮圖何適哉又云如使周禮尙行朝夕朔月半薦新
啟柩祖遣有奠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時歲
皆有禮以行之哀情有所洩則必不暇曰七日曰百日
曰周年曰三年齋也然歐公本論亦有此意云佛所以
爲吾患者乘其廢闕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

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民矣

昔人有言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所述官爵侍御賓客之盛皆不過數語至于說聲色之奉則累數十言或以譏之余謂豈特退之爲然如宋玉招魂其言高堂邃宇翠翹珠被畋獵飲食之類亦不過數語至于蘭膏明燭華容備二八侍宿射遞代九侯淑女多迅衆盛鬻不同制實滿宮容態好比順彌代弱顏固植寒其有意姱容脩態絢洞房蛾睂曼睩目騰光靡顏膩理遺視聯又

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娛光眇視目曾波
被文服纖麗而不奇
長髮曼鬢豔陸離
二八齊容起鄭舞
以至吳歆蔡謳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
又大招亦云朱脣皓齒
嫵以姱比德好閒習
以都豐肉微骨調以娛
嫵目宜笑蛾眉曼容
則秀雅穉朱顏姱脩
滂浩麗以佳曾頰倚耳
曲眉規滂心綽態姱麗
施小腰秀頸若鮮卑
易中和心以動作粉白
黛黑施芳澤青色直睂
美目媚靨輔奇牙宜笑
嚙豐肉微骨體便娟
皆長言摹寫極女色
燕昵之盛是知聲色之
移人古今皆然戲書爲
退之解嘲

案此條永樂大典原本曼

睽之睽誤作錄豔陸下衍麗字今據楚辭校正
其引招魂節去些字引大招節去只字悉仍之

涪翁云章子厚嘗言楚辭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厚
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
攷之信然

日與月合則長明性與命合則長生又日在天曰明明
者日月之橫合在世爲易易者日月之從合在人爲丹
丹者日月之中合此海瓊語也

孫景茂云太公八十遇文王今世皆以此藉口九辯乃
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而東方曼倩則云太公體行仁

義七十有二乃用于文武馬永卿嘗疑焉然香山詩乃云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不知又出何書也

蘇仲虎侍郎藏東坡所書富文忠神道碑真跡前後諸名人題跋極多獨周文忠爲之壓卷云富文忠之使遼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蘇文忠之翰墨所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也大雅烝民茲可無愧富公孫樞密蘇公猶子侍郎皆題名卷末抑所謂臧孫有後于魯者戴岷隱論蕭望之曰夫小人之害君子也必深明其情而後用其術故攻其所惡犯其所忌中其所不欲而致

其所不樂其柔仁朴厚也或怵之其廉潔自喜也或汙
之其剛果卞急也或激之多方以誤之百計以困之逼
之辱之以致其必死之術有如君子一不能忍而決于
速死則小人之計中矣呂伯恭亦云君子必有堅忍不
拔之操然後小人不能犯吾之所忌嗚呼小人之害君
子何其多端也遇人之介者則必辱之遇人之廉者則
必汙之遇人之剛者則必折之遇人之直者則必誣之
蓋介者不受辱廉者不受汙剛者不受折直者不受誣
凡此皆君子之所忌也小人知君子之所忌而直犯之

君子不知而墮其計大則死小則亡前後相望可不爲
大哀乎二說真能盡小人之情狀有不期同而同者焉
孝宣于儒生無所用獨用蕭望之觀其始終方拙非能
自撓以求合者特以其于霍氏立同異故耳士君子之
經世非曰委蛇曲從爲終始牢固之術然而變化詘伸
自當兼通義命望之當孝元初天下事在掌握旣不能
輔贊裁成同歸于道及其潰敗又不知推委興廢以禮
而止隄壞防決無所措躬卒就死地而陷孝元爲不辨
菽麥之主班固乃哀其爲便嬖宦豎所圖不知自古小

人何嘗一日不欲勝君子幽詩歌周公固始末之學也
王宣子在上庠日與程泰之善暇日因及代言之體要
當溫純深厚如訓誥中語始爲王言吾儕異時秉筆當
革近世磔裂之弊二十年後宣子帥潭泰之以少蓬攝
外制爲詞云荆及衡陽自北而南十國爲連連有帥地
大民衆疇咨俾乂厥惟艱哉以爾有猷有爲有守率自
中寬而有制剛而無虐庸建爾于上游藩輔往哉惟欽
惠困窮若保赤子明乃服命若網在綱有弗若于汝政
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則予一人汝嘉且寓書于